

回那个村子

□孔祥秋

放弃自驾，搭乘客车回那个村子，我觉得是最恰当的，这一程路正好唤醒自己。

大多数人选择在腊月里返程，他们的终点是团聚，而我却要在正月回那个村子，因为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重逢。泥土是村子千年不变的底色，也是根本，麦子、玉米、大豆，一年的丰收是村子的欢喜，一年的歉收是村子的悲苦。悲悲喜喜的村子是坚韧的，向田野倔强地伸展出一条条树根般的路。

“有根，就有花开。”这是奶奶对正在种太阳花的姐姐说的话。其实，这也是村子的信条和守望。

守望，是一代一代人默认的品德，是对祖辈们的孝道。一棵一棵的庄稼，就是敬拜先贤的一炷一炷高香，围绕着村子，摇曳在风里，摇曳在雨里。

我的名字，和我的十五个堂兄弟一起被并排写在家谱上。在奶奶眼里，这就是最美的花开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花开五谷，花开六畜。

有些缘分也许只是起点，哪怕是生你养你的地方。说起来只是无意间地离开，却让我再也回不去那个村子。母亲去了，父亲也去了，村西那片最肥沃的田地里，他们的坟紧紧相依。四周的庄稼一茬茬种，一茬茬收，收拾那块地的，却不是他们的儿女。

一个最温暖的地方，成了最疼痛的所在。这些年来，总会在春节和爱人毫无来由地吵上几句，我回避着鞭炮，甚至回避着除夕夜的饺子。

一年又一年，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不去思念，可每到年关还是莫名的心疼。我多想用那又土又良的方言，在小村的街头和乡亲们说东说西；多想用一副春联、无数“福”字点亮那座老院。只是那砖那瓦真的老了，有泥垢，有残破，有青苔。门只剩门框，窗子也没了窗棂，密密的蛛网成了尘封回忆的帘子。

想回去，但难回去。那里，两小无猜的麻雀，青梅竹马的紫茉莉，都已经没了篱笆墙可栖可倚。

最初的甜味，是从枣树开始的。尤其是到了年底，那煮熟的红枣的甜，那么滋润，那么柔和，黏黏地抚摸着

我的味蕾。红糖白糖的甜似乎更透彻，但不和善，常常会让人一声声咳嗽，我不喜欢。

院子里的那五棵枣树的确还在，却因无人打理，长得荒枝秃杈。秋风里，只挂了几粒瘦瘦小小的果，很快又被野雀叼走了。花开迟，叶落早，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。

无法流浪的树，是否会唱流浪的歌？

春节，是一场大的潮汐。城市，是落潮的时候；乡村，是涨潮的时候。那么多人奔向老家，奔向一个又一个村庄，点亮万家灯火。在这潮汐里，我一直为当初的离开而愧疚，也认为是自己没有坚持祖辈的守望，才有了那院子的荒废。此时路上奔走的多是年轻人，他们回乡村、返城市，那么坦然自在。

其实，庄稼对土地是有选择的，沙土里最好种地瓜和花生，黏土里最适宜种麦子和玉米，那些偏远的盐碱地里，老家人多打起垄来种棉花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理解了现在的人们在城乡间来去自如的情感。最好的选择，才有最好的花开。

散了多少年的纠结，是在这春节后的今天，有些迟了。可我以为还是该回去一趟，在那渐渐散去的年味里，去抚摸一个姓氏的纹路，去感受一个家族的温度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可能会是我的终点。就像庄稼，不管种在多么荒僻的地里，都要收归村子。庄稼人讲究颗粒归仓。

正月十五，这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时，那么多人开始远去，赴风赴雨奔赴新的日子。静静的村子，不言不语，似在送别什么，又似在等什么。

那我就在元宵节后回去吧，别人走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独自来。在那老院子里，看小村渐渐瘦下来的月亮。月亮升起又落下，缺了再圆，这就是岁月，这里有聚与散，这里有生与死。



春日垄上行

□王国梁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风变得暖融融的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父亲说泥土是香的，我真的闻到过。

小时候，每到春天父亲就喜欢带着我到田间走走。我在院子里上蹿下跳闹腾时，父亲高声招呼我：“走喽！去看看麦子返青了没！”我听到父亲的喊声，“哧溜”一下从梯子上下来，跟在他身后，朝田野走去。初春的田野还未见生机，却荡漾着无边的温柔。家乡的大平原上，麦田绵延千里，直到天尽头。站在田野上举目望去，觉得远方并不遥远，只需沿着麦田走，就能走到天边。

田间小路上，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着。走到自家的田地，父亲长久地凝视着田里的麦子，好像在思考什么。然后，他一脚迈向田垄。田垄是麦田里一行行隆起的土埂，用来把麦地分割成一畦一畦，便于浇灌。田垄很窄，窄到两只脚不能并排踩在上面。放着比较宽敞的田间小路不走，父亲为何一定要来一次垄上行？

从父亲脸上愉悦的表情里，我猜出了一二。他在田垄上走着的时候，好像能跟麦子融为一体，进行一次深入而畅快的交流。麦田已经沉默了一个冬天，那时候麦子一言不发，父亲无法了解它们的喜怒哀乐。冬天气温低到一定程度，麦子就会停止生长，这样度过越冬期。春天终于来了，父亲积攒了千言万语，麦子也积攒了千言万语，双方彼此诉说着。父亲在田间耕种多年，已然与麦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人让麦子的生命代代延续，麦子也让人的生命代代延续。情到深处，父亲会扭身朝向

我，用很感慨、很激动的口气说：“麦子真的返青啦！”

返青说的是冬去春来之后，麦子开始了新的生长过程。麦田里大部分麦苗的新叶已经长到拇指长，很快就要浇返青水和施肥了。田垄上的父亲，小心翼翼地蹲下身，仔细查看返青的麦苗。他俯视着一棵棵柔弱的麦苗，眼神里透出怜爱。那种眼神，我很熟悉。没错，在父亲眼中，麦子就是他的孩子。他早就开始了“培养计划”：什么时候浇水，什么时候施肥，什么时候喷药，规划得妥妥当当。父亲直起身，放眼望去：千里春风，万顷新绿，沃野上生机勃勃。

人禁锢了一个冬天的热情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对父亲来说，在春天放开手脚尽情劳作是一种幸福，他期盼春天已经很久了。

父亲继续在田垄上慢慢走，他想要与每一棵麦苗亲密接触，聆听它们的心声。春风鼓荡着热情，土地展现着厚重，麦田无边无际地绵延而去。这样的画面，雄浑壮阔，奇伟美丽。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：“你闻到了吗？春天土地是香的，因为泥土是香的！”我使劲吸吸鼻子，真的闻到了泥土的香味。父亲把对土地的深情传递给我，多年后，我也喜欢回到故乡，来一次春日垄上行，感受久违的温暖春意。

春日垄上行，对父亲来说是在迎接春天，也是挥展臂膀大干一场的前奏。行走在麦子中间，人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麦子，与春风和暖阳亲密相拥。田垄上的行走，是放飞梦想的行走。春天给人以憧憬，土地给人以希望。春日垄上行，美好的收获就在前方招摇。

诗二首

□吕学民

春

一个
季节的字符
让
风儿舒展
雨儿香甜
鸟儿无眠
人儿缱绻
……

柳

一枝枝柳条
滑嫩嫩的肌肤
纤长纤长的
一骨朵一骨朵
满孕的芽苞
春风里悠悠荡漾
可待呢喃的鸟雀
明日来
吸吮？